青年阅读文库

散文卷

絮语人生

周养俊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真情无瑕

——序《絮语人生》 …… 陈忠实[1]

马大 …… [1]
猫女 …… [4]
蛮婆 …… [7]
雨薇 …… [10]
老张 …… [13]
花童 …… [16]
阿文 …… [19]
阿V …… [22]
中国人 …… [25]
纽约的中国女孩 …… [27]
毛毛 …… [30]
荆园小主人 …… [32]

江南女子 …… [35]
地佼佼 …… [38]
醉人的酒香 …… [41]
写在你远走的时候 …… [44]
爱听门的米脂婆姨 …… [48]

雨中走花溪 …… [50]
轻描淡写天河潭 …… [53]
穿山过石望天星 …… [56]
日月山情思 …… [59]
青海湖笔记 …… [62]
病在西宁 …… [65]
寻谜塔尔寺 …… [68]
峨嵋问归 …… [71]
金顶寻美 …… [74]
乐山觅路 …… [77]
酒泉望月 …… [80]
华山读景 …… [83]
张要险看井 …… [86]
香炉峰上观云 …… [89]
沙州石 …… [92]
月牙泉 …… [95]
三上鼓浪屿 …… [98]

十里洽川游神泉 …… [101]
白水城外访仓颉 …… [104]
夜访网师园 …… [107]
在苏州作客 …… [110]
夜飞太平洋 …… [113]
狮村 …… [117]
石板沟 …… [118]

笨狗·狼狗与扎势 …… [121]
真诚是什么 …… [123]
明白 …… [126]
拉链·检查与烧香 …… [128]
为自己鼓掌 …… [130]
告诫自己 …… [132]
莫要生气 …… [134]
从鸡肉变味说起 …… [136]
亮色 …… [139]
难得去生病 …… [141]
迷路 …… [143]
拨错了的电话 …… [146]
难忘是冬天 …… [149]
大桥上空的月 …… [152]
春天的那场雪 …… [154]

夏日的那场雨 …… [156]
深秋的那枚叶 …… [158]
秋日的那次登山 …… [160]
中秋夜,没有月亮 …… [163]
黄昏 …… [166]
黄昏的忧伤 …… [169]
艰难的旅行 …… [171]
今天我生日 …… [174]
未能淡忘的 …… [176]
那悠远的钟声 …… [178]
这时候我真想过寂寞的日子 …… [181]
病中 …… [184]
送别 …… [187]
遥望南山 …… [190]
岭南听雷 …… [193]
我曾登上雪山 …… [196]
去看蓝天 …… [199]
我的小书箱 …… [201]
蚊子的故事 …… [203]
妻子不在家 …… [205]
儿子去上学 …… [207]
在虹桥机场候机 …… [209]
东边耗子西边鼠 …… [21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尴尬未必是坏事 …… [215]

后 记 …… [217]

真情无瑕

——序《絮语人生》

陈忠实

周养俊已经出版过三四本散文、散文诗集子了。这本散文集《絮语人生》，题材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我惊喜地发现作者的艺术触角是十分敏锐的。之所以令我惊喜，因我深知任何艺术创造的最重要的因素，便是艺术触角的灵敏程度。现在更流行一个词儿叫悟性，我不大喜欢用这个词儿，原因是它罩着某种神秘兮兮的色彩，有意或无意地给艺术创造这项劳动制造神秘甚或神神道道的迷雾，能写出点儿作品便是因为悟了道了的结果，或是通了佛了的因由。我以为首先是作家的艺术触角感受生活的灵敏度，才是引发心灵激情和创造欲望以期形成创造理想的关键。而这个艺术触角的灵敏性程度，既有先天的成分，更依赖后天的磨砺，我更看重后天的磨砺。磨砺艺术触角的途径便是知识的不断丰富和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才能使自己以人类最新的视点去观照现实和历史。通佛悟道往往容易给艺术创造活动弥漫类似神坛鬼庙似的烟雾，可能会给拜佛求道者

造成迷离和幻象。我读养俊的散文，首先感觉到的便是他的愈来愈敏锐的艺术触角。

养俊的艺术触角触及到他和我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他的工作范畴看似平淡看似机械看似千篇一律，然而他仍能触觉到生活的脉跳。他这样概括归纳一种人的生活形态："参加罢别人的会，又去组织自己的会；听了别人的讲话，又去给人讲话；接受了上级的各种检查，又去检查下级的……"读到这些精彩的文字，我便觉得养俊比我敏锐，因为我过去在基层的20年和近几年在机关的工作形态，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无奈却也熟视无睹，麻木其中就以为行政工作本身也就是这种形式和形态。养俊简捷而准确的概括便把我们生活中许多行政人的生活形态给归纳状写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稔熟而绝妙的文字呢？我想不出来。

枯燥杂乱的工作中常常更有意外，他在一篇有关错打电话的散文中，捕捉到了原生的生活形态里绝妙的一瞬。一个女人给丈夫打电话错打到"我"的话机上，几句话说罢，那女人对丈夫气使颐指的气质便跃然纸上。短短的一段文字妙趣横生，完全是生活本身的丰富蕴含，让人感到真实的同时又领受了亲切，它撩开了一个最平常人家的窗帘的一角，读者便窥见了发生在家庭里的瞬间的一幕。

这本集子里的散文，除上述一类日常平淡生活的不俗的发现以外，还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类，一组写亲情的。一组人物速写，这组人物的构成很丰富，有乡村人，有城市人，还有旅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物的生存环境差异很大，他们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形态以及不同的结局，却是作者最为关注和着力揭示的焦点。还有一组写山水传闻的游记。

这些作品的阅读，给我又一个强烈感觉的是作家周养俊的

真实情感，以及由此所折射出来的善良心地。

作品的真实和作家的善良，在那一组写亲情的篇章中犹为浓郁。写一个三口之家里的父子母子和夫妻间的至真至诚的关心，读来令人感动又倍觉温馨。虽然互为至亲，这种无瑕的真情仍然令人心灵悸动，因为这种亲情沟通着每一个家庭。在那些人物素描中，无论乡村人马大，猫女，蛮婆，还是城市里的普通人，抑或是海外华人阿文，纽约的那位中国女孩，作家着重揭示的是他们困窘的生活形态，压抑着委屈着永远得不到张扬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的繁荣和衰败的痛苦历程，一个个曾经活泼泼的生命经历衰败和死亡的无奈和悲凉。透过这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个体生命，我们可以透见社会形态，生存形态，经济形式和人情世风，有美好更有险恶。作者朴实无华的笔墨文字更增添了真情的气氛，浑然一体透见作者的善良的情怀。这是很值得珍重的情怀。

无论小说，无论散文，能够撩开社会人生的幕帘的一角，让读者感受一份真实，也就成功了。养俊散文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启示。

1998 年 11 月 9 日

于蒲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　大

认识马大，是在那个极其困难的年代里，人们的脸像被扒光了皮的榆树一样苍白。

那时我还未上小学，眼睛里的马大很像《三国演义》里的张翼德，一张黑脸庞，一对大环眼，一嘴大胡子。虽然那时他已年过半百，可精神头儿还像个小伙子。据说是因为穷的原因，马大终生未娶妻生子，孤孤地一个人住在一孔很小的窑洞里，去过他家的人都说马大家的东西一口就能报清楚，一盘炕，一床被，一口锅，一只碗，一张柜子，一张桌，桌子还兼案板用，一只凳子立起来作大板凳，放倒了作小板凳。马大没有女人也没有姐妹，可是他夏天一身白，冬天一身黑，迟早腰里都系着条灰布带子。脚上的鞋也是冬有棉夏有单的。有人曾怀疑他有相好的，却一直未发现那女人是谁，在何处。

马大出身贫寒却做得一手好菜，村子里无论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是主勺的大师傅，天长日久地也就养成了好吃的毛病。那时我们村的人还不喜欢吃河海之味，而马大一见鱼鳖却馋得口水直流。东隔壁驴娃子割稻子摸回几条鱼逗孩子玩，第

二天早上就翻了肚皮，驴娃子正要住猪圈里扔，马大一把抢过来做了红烧鱼。西邻居黑狗逮了条绿菜花蛇，玩够了要扔，马大接过蛇剖蛇胆泡了酒，把蛇肉清炖了吃。

一日，马大收工路过水渠洗手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只大老鳖。这老鳖大似海碗，肥嘟嘟胖乎乎地爬在草丛中。马大心中一阵惊喜，猛扑上去抓住老鳖即用柳条绑了腿脚。回到家，马大随手将鳖扔进锅里，然后添水盖了锅盖，又从院子里搬了块大青石压在锅盖上，这才坐在灶头前点柴禾烧锅。过了约摸一小时，马大揭开锅盖看，一股难闻的腥味直冲鼻腔，定睛看时，发现水蒸汽弥漫的水面上漂了一层白色的蛆，恶心得马大差点儿没吐出来。他一生气端起锅就往院子里扔，然后有气无力地蹲在窑门外抽闷烟。等他抬起头时，一群鸡早已把那白色活物吃光了，马大伸长脖子出了一口气，摇着脑袋去拾那未摔碎的铁锅。

过了一段时间，马大终于知道了这场恶作剧的制造者，可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好像那事情不曾发生似的。人们问急了，他才说："不怪那几个碎崽娃子，都怪叔的嘴馋。"有一天，当公安局的警察把马大五花大绑拉着出村时，大家才知道是马大喝多了酒闯进邻村一位寡妇的家里，被寡妇的小叔子抓住拉进了大队革委会。那是个大雪天，两个穿军装、背长枪的警察押着马大，马大像斗败了架的公鸡，耷拉着脑袋，流着鼻涕，以往睁得滚圆的大环眼几乎全闭着。

一个月后，马大被放出来了，因为他家里人是老三辈的雇农，又有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作保。马大回来后，人们再也没看到过他的笑脸，他头发白了许多，皱纹更深了，人也削瘦了，那对大环眼也没了光彩。不少人劝他想开些，他不说话光

摇头。

第二年春上，生产队安排人上坡犁地，派人派不出。马大说他可以去，队长说坡里干活要送午饭，你家没人就算了，马大说困难自己可以克服。正晌午，人们正在家里吃饭，坡上一阵急促的呼唤声打破了小村的寂静。等队长带着几个小伙子跑到出事地点时，马大已经咽气了。与他一起干活的人告诉村长，马大是在牛失蹄掉下山沟时，为救牛而滑下山沟的，牛被摔断了一条腿，马大的头碰在一块山石上昏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队长抱起满头是血满身是土的马大，一只黑糊糊的糠菜疙瘩从马大的口袋里滑落出来，在场的人都流了泪，说马大太可怜，太可惜，走得太早，纷纷要求支书向公社汇报，看能否给马大弄个烈士的称号。队长和支书确实去了公社，可是公社连个通信员也没来，他们说马大有前科，事迹再先进也没用，不追究他的那件事就算便宜他了。

大家都为马大鸣不平，一边发牢骚一边找木板为马大钉棺材。出殡那天，太阳很红，天空中没有一丝风，山坡上出奇地静。没有披麻带孝的人，也没有哭声。

清明节时，有人上坟为先人烧纸时，发现马大的墓前有一堆灰烬，坟头上压了几张纸。不久有人说看见一个女人为马大上过坟，可是没有看清楚模样。马大终于给乡里添了一段动人的传说。

猫　女

猫女，是娘从山里带出来的。他的爹是得紧病死的。

猫女娘虽然年轻漂亮，可是没了男人的女人就没了日子过，于是便随着进山寻媳妇的宽娃出了山。没见过猫女娘的都为宽娃叹息；见了猫女娘的也为宽娃叹息；没见过猫女娘的怨宽娃不该娶了个山里婆娘；见了猫女娘的怨宽娃不该带回个"馍笼子"来。

我第一次见到猫女，是姑姑领我去的，那是猫女和她娘到我们村的第二天，猫女娘站在院子里和人们说话，她的身后紧靠着猫女，黄黄的头发，小小的个儿，小小的脸蛋，小小的鼻子，只是眼睛明明亮亮的。猫女娘告诉我们，她的孩子叫猫女，生下来时真像只大猫，哭没声，嘴不肯张，是她用面汤一口一口喂大的。人们听了都笑，猫女不笑，拉着娘的衣襟向后藏。猫女娘把猫女往前推，猫女不愿意，推得急了，猫女"哇——"一声哭了。猫女娘笑了，对人们说："你看，你看，我们山里人没见过大世面。"

也许是没有见过世面的缘故，也许是怯生的原因，猫女割

草、挖菜都是一个人独自行动。宽娃的哥哥有一女子叫粉花，和猫女大小差不多，几次约猫女一块去河里挖菜，猫女就说你去提笼我等你，可是等粉花提了笼来时她早已走了。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村里人传说山里有一只豹子跑到了山外，咬伤了几个大人，猫女这才勉强地和我们走在了一块儿。时间不长，她又一人独自行动了。很快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粉花约猫女去报名，宽娃说家里没钱，不要猫女念书。

记得是一个上午，我们正在上体育课，粉花忽然扭过头对我说："你看，猫女！"我顺着粉花的手指望去，果然见猫女孤零零地在山坡上站着，风吹着她瘦小的身躯，很像是秋风中飘摇的一棵猫娃草。

猫女不上学，自然与我们的接触就更少了。可是关于猫女的事却常听粉花讲，不是猫女割的草少招了宽娃的骂，就是猫女的鞋底没纳好被她娘扇了一巴掌。再后来就很少听到猫女的事儿了。

大约是我上初三的时候，一次回家去背馍，在小河的桥上碰到了猫女。猫女一个人在桥头上站着。我问她在等谁，猫女红了脸不说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认真地把猫女看了一遍。猫女个头不高，却长得小巧玲珑，特别是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真像两汪纯净的溪水。两条稍稍发黄的辫子在高高挺起的胸脯上耷拉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很可体地勾勒着猫女苗条的身材。我没想到猫女出息得如此漂亮，挖空心思也没找出一句合适的形容词来，只是觉得她很像是经过春雨沐浴过的山杏花。就在我呆呆地望着猫女时，一辆自行车在我们跟前停下了，骑自行车的是一个很敦实的农村青年，猫女看了我一眼，跟着那青年走了。

回到家，祖母告诉我，说猫女定婚了，男方家里很不错，有三间上房四间厦房，阿公还是公社的民办教师。听了这消息，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这年春节，猫女出嫁了，是五辆手扶拖拉机拉走的，猫女娘给猫女置办了很多嫁妆，听说宽娃请木匠给猫女做了一张大立柜和一对枣木箱子。猫女离开家时一直在哭，拖拉机都上公路了她还在嘤嘤地哭。做伴的是粉花，怎么劝猫女也不听，结果也跟着流起了眼泪。

猫女出嫁那日算是她一生中最风光的，可是出嫁后不久她又回到了娘家，再也未到婆家去。于是村里人的说法很多，看猫女时的眼睛也很特别。猫女娘对人说是猫女有病。有人说，猫女的男人很厉害，猫女人小受不了。更多的则说，猫女是个石女，不能生儿养女。

猫女不出家门了，猫女娘也很少露面，只有宽娃还像往常一样见了人说笑打招呼。

一天，宽娃出门走亲戚，被一场大雨堵在了亲戚家，第二天到家时不见了猫女娘儿俩，宽娃没歇气地跑完了村里的角角落落，然后径直进山去了趟猫女的舅舅家，结果还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

猫女娘儿俩失踪了。宽娃自那以后也就变成了哑巴，粉花说她叔会说话，可是人们没听他说过一句话。

再后来，有人背地里议论说，是宽娃糟蹋了猫女。猫女出嫁的当天夜里就被男人发现了。猫女娘本来是要告宽娃的，念惜宽娃在她娘儿俩最困难时救了她们，只好选择了出走的路。这些都是听说的，也不知是假是真。总之，我再也未见过猫女。

蛮　婆

想起蛮婆，我眼前就出现那个总是背着柴笼的老妇人。柴笼很大，蛮婆瘦小，从后面看，只能看见她一拃长的小腿和鞋后跟，从前面看不见蛮婆的脸，看见的只是蛮婆的一头白发和那件分不清是黑是灰的大襟子衣服。

蛮婆的男人是黑五爷。我还没来到这世界上他就死了。听说人长得牛高马大，是得了个什么胡里拉病过世的。蛮婆没儿没女，黑五爷死后她就成了孤老太婆。不久就丧失了劳动力，一切生活统一由生产队管理，那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五保户”。五保户的家就是生产队，生产队就是五保户的家。话是这么说，蛮婆依旧住在那孔后半截已坍塌只留下前半截的窑洞里。

她的那孔窑洞不大却亮堂。去过蛮婆家的人都说蛮婆干净，其实蛮婆最喜欢的是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蛮婆只要看见，就要抱一抱，亲一亲。不少媳妇手上忙不过来，就把孩子送给蛮婆代管一时半晌。有一段时间，孩子们见了蛮婆不是往母亲怀里藏就是哭，人们都以为蛮婆活不长了，我们那里有个

说法，凡是小孩不喜欢的老人就是快要死了。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了，蛮婆依然忙活着从生产队的打麦场上往家背柴禾，于是人们猜测是孩子们怕蛮婆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和一口难听的扬州话。由此，也引出了村里人对蛮婆的又一次议论。

一个星繁日朗的夜晚，在西安城挑大粪的黑五爷忽然带回个女人来。第二天早晨，黑五爷那座很少有人光顾的小院前很快就挤满了抱娃的媳妇和手拿鞋底子的姑娘们。那女人像是从大地方来的，一点也不怯生，大大方方地走出来把人们往里让。这些媳妇姑娘没进屋，眼睛全集中在女人的身上。这女人长得小巧玲珑，白白净净，美得就像墙上贴的仙女画，不满意的是那女人的话，既难听又难懂。我们村的人从不歧视外乡人，可是历来把外乡口音的人称为蛮人，加之黑五爷辈分高，于是“蛮婆”这个名字就很快叫开了。一些多事的人问黑五爷如何娶得这如花似玉的女人，黑五爷说是蛮婆的男人得暴病死了，蛮婆无依无靠就跟了他。不久，有人背地里议论说，蛮婆是黑五爷从窑子里买出来的；还有人说，蛮婆是黑五爷从窑子里偷出来的，理由很充分：黑五爷没钱买女人，而依蛮婆的模样、年纪，窑子里的老板低价是不会卖掉的。不管怎么说，从此黑五爷结束了光棍生活，蛮婆成了黑五爷的婆娘。

黑五爷娶了蛮婆就再没去过西安城，每天都在田里劳作着。蛮婆不会干农活，也没下过田，一天到晚在家里搽脂抹粉喝茶嗑瓜子，把个头梳得连蚊子也落不住。别人家的男人每天干活回到家就能吃上现成的饭，黑五爷回到家不管怎么累都是自己动手做饭。人们都说蛮婆是花瓶受看不受用。黑五爷装作没听见，一天到晚那张脸上都堆着笑。

可是自黑五爷死后，蛮婆一下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但脸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